

晚风·龙光塔

## 小知青和瞎奶奶

| 姜 桦 文 |

无锡知青顾小菊和瞎奶奶孙大玉的故事，发生在苏北单家港的大河边。

1970年冬天。单家港。港南大队。连续几天的大雪，整个单港小街都堆在厚厚的雪里。天寒地冻，家家户户，连那扇芦柴门帘都不敢掀。天那个冷啊。鸡和鸭早已飞回来了（雪太厚，它们根本就无法跑），有人家把猪抱回家放在锅门口（灶台后面），羊牵回来拴在床头，牛棚里燃起了红红的牛粪火——听说，孙文虎家的那只羊，陷在了雪地里，爬了一夜都没爬出来，活活就被冻死了。

一大早，十七岁的无锡知青顾小菊到大沙河边洗山芋。没出门她就感觉喉咙有些疼，显然是着了凉。顾小菊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，每天必须帮猪场煮几大锅山芋，拌上山芋藤、麦麸和米皮糠，几十头猪，要喂上大半天。前一天傍晚，雪大如箩，九点多钟，顾小菊给圈里的猪铺完了稻草，可还是担心那些猪们夜里会不会太冷，想来想去，最后干脆抱着被子，睡在了猪舍的稻草堆里。

寒气太重，顾小菊染了风寒，高烧，头撑也撑不住。但集体的猪是不能不喂的。一大早，提着两只大大的柳筐，顾小菊去大沙河的木码头洗山芋。好不容易在冰面上敲个洞，用木耙将一筐山芋洗干净，转身去洗第二筐，不想，木板一崴，脚下一滑，顾小菊连人带筐滑进了冰窟窿。寒冷的河水灌进厚厚的棉裤，转瞬间，顾小菊就被冻得浑身发紫。想呼救，可是一点也发不出声音。

就是喊了，这么早，哪里又有人听见？冰窟窿越来越大。顾小菊的身体在河水中一点一点下沉。她觉得自己就要死了。是的，她要死了，很快就要被活活冻死了。十七岁的她，上个月才没了母亲，她死去的妈妈，是否会沿着这一条大沙河，到苏北来接她的女儿回家？

一只手伸过来了，是隔壁的孙大奶奶。孙大奶奶年过五十，是个孤寡老人，一只眼睛瞎了，另一只也是勉强才能看见东西。她一早到茅房里解手，不想就听见了动静。

“没得命了，有人掉下河了！”孙大奶奶一边呼喊，一边从路边抽了一根木棍，连滚带爬就到了河边。她身材瘦小，高不过一只草筐。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努力，才将已经没有半点力气的顾小菊死命拖出了冰窟窿，并且一步一步驮回了家。

屋子里燃起了一大堆牛粪火。在火堆旁放好湿漉漉的衣服，孙大奶奶脱掉满是冰碴的棉衣棉裤，赤裸着坐在了被窝里，用自己枯瘦的身体温暖着已经失去知觉的顾小菊。“乖乖，乖乖，不怕，不怕，捂捂就好了，捂捂就好了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啊，你那死鬼

妈妈要是晓得，肯定要哭死的！”

整整大半天，孙大奶奶一边紧紧地搂着顾小菊，一边不停地叨咕：“乖乖，捂捂就好了，捂捂就好了！”

带着青草味道的牛粪火，从早上一直烧到下午烧到夜里。

入冬以来从来舍不得烤火的孙大奶奶，那天，烧了整整两大筐牛粪。冷进骨头的顾小菊终于被捂过魂来，而孙大奶奶却就此躺倒在了床上，高烧，不停地咳嗽，一直到第二年的开春。

顾小菊于1979年秋天最后一批返城。在无锡河埭口附近的街道纸箱厂，做了一名工人。返城后的几年，顾小菊曾经四次回到单家港。前两次独自一人，第三次是和新婚的丈夫。几次回来都有三四天，每一次，都住在孙大奶奶的家里。

最后一次是1987年。这一次，顾小菊带着丈夫和女儿，在孙大奶奶家里住了整整十天。十天后，一家人带着快要失明的孙大奶奶，一起上了一辆开往无锡的大卡车。

自此，孙大奶奶再没回过单家港。

2019年1月28日。腊月二十三。再过七天，就将迎来农历己亥年的春节。

距离单家港大约三百公里的江南，无锡惠山脚下的一座公寓里，此刻，67岁的顾小菊正为孙大奶奶上香。孙大奶奶3年前就去世了，一家人几年前拍的那张全家福，端端正正地挂在客厅里。

照片上，穿着红绸缎棉衣的孙大奶奶坐在正中。

孙大奶奶被接到无锡以后，顾小菊一直喊她“妈妈”。

顾小菊说，拍照那天，正好是妈妈95岁生日。拍照的时候，老人的眼睛已经失明多年。但她很高兴，摸着身上的缎子棉袄，用地道的苏北方言，连着说了几句：“雪滑！雪滑喽（很好）。”

孙大奶奶名叫孙大玉，生于1920年。丈夫在1943年春天的单家港保卫战中牺牲。那一年，她23岁。刚结婚不到半个月。

丈夫是被鬼子的炮弹炸飞的，打扫战场时只找到了一条腿。

她的眼睛是一天一天哭瞎的。

老人孤寡一生，膝下无儿无女。

但她有顾小菊。

顾小菊说：“无以回报。此生，我很庆幸能以这样一种方式，陪着妈妈，走过了整整28年！”

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会有一片收留自己的土地。被生活掠走的，也总会在另一些地方有了获得。顾小菊和孙大玉，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，因为单家港，因为一条叫大沙河的河流，她们的生活，她们的命运，从此有了关联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阳羡湖

| 陈 娟 文 |

每每带朋友到家乡游玩，步随心移，不知不觉就会来到阳羡湖畔。只因她是我的父亲湖、母亲湖——我的血缘之湖啊！

早先知道阳羡湖时，还只叫她的乳名——油车水库。回想起来，自懂事起父母亲认真为我办的生日宴有两回，一回是我的20岁生日，一回是我的50岁生日，源于父母亲对这两个生日寄予不同寻常的意义。50岁生日时，父亲说一定要去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地方，便带我们来到再修的油车水库边，指点山水，向我讲起了他的传奇式的出生，以及他与母亲及那个年代的同伴们激情燃烧的青春作品——油车水库。

随着父亲所指，水库那头被挖掉半座山的山头映入眼帘，父亲说那就是老鼠山，离老鼠山不远的小村庄就是当年他的出生地。当年父亲出生之际遇上日本兵入侵，奶奶随村民逃难至此，在一户村民家产下婴儿，随行村民恐婴儿啼哭会暴露行踪，便催促奶奶将新生儿闷死以保全大家，奶奶违拗不过，然终未能狠得下心，才留下一脉生机。

父亲指着波光粼粼的水库说，这是当年他和母亲及满怀激情建设新中国的同伴们一起开挖的，当年他和母亲就在老鼠山工

地劳动，工地上开展劳动竞赛，同是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，都是只争朝夕的新中国好儿女，母亲的奉献意识强，成为水库工程的劳动模范，但也使她终究累倒在工地上，急性脑膜炎发作，躺上了父亲和同伴们抬来的单架。当年的父亲后又转战张渚云湖即原名横山水库，新中国50年代的青年给后代子孙增添了无比瑰伟的福祉！

油车水库承载着父母生命之重、青春之光。新世纪政府重修油车水库使老人家倍感荣幸。侄儿考上浙大法学研究生之际，父亲冒着盛夏酷暑，带我们全家再次相聚阳羡湖畔，回红庙家门前留下欢乐合影。

没想到当年中秋父亲猝然辞世，后与兄弟从搀扶行走推着轮椅里的母亲无数次徜徉湖畔，直至2017年清明时节母亲归西，也曾绕过大半个水库摸索到老鼠山脚下，共看湖光山影，感叹春花秋月，是思念也是抚慰。

阳羡湖畔有2012年底立的碑铭，阳羡湖在我们心里还存着另一块亲情丰碑。群山环抱之中，毗邻宜兴竹海，坐拥千亩茶园，春有薰衣草，夏伴小荷塘，秋安冬静，如碧玉胜琉璃的阳羡湖是父亲的生命之湖，父母的青春之湖，儿女补给能量的泉源之湖啊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云丘山上柿子红

| 杨庆鸣 文 |

山西临汾市乡宁县境内，有座名山，名叫云丘山，此山乃人类始祖发祥之地。云丘山，一座富有诗意名字的山。

看山西的山，没有张牙舞爪的巨石悬崖。一进云丘山景区，山坡沟壑，满山遍野，柿子只只金黄，惹人喜看喜爱。这里的柿子个头比较小，一个个耀眼炫红，走进云丘山，就如入了柿子园。

当地人用柿子做成柿子饼、柿子酒、柿子醋，山西陈醋全国闻名，排名为首。

云丘山地处吕梁山南端，西临黄河，东近汾河，南面晋南盆地，海拔1629米。这里奇山异峰连绵不绝，神塔叠翠，云海藏龟，景色神奇秀丽，与武当山齐名，素有“北云丘，南武当”之盛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儿还有一个叫塔尔坡的古村落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民居建筑的活化石，也是云丘山富有历史传统价值的景点。沿柿子沟上行，极目苍翠，光影闪烁，秋风扑面，好生惬意。古村依山而建，避风向阳，上崖挖掘的穴居、石料构筑的窑居、夯土建筑的拾梁结构和瓦房为主的建筑形式，我禁不住为千年前的先民有如此独特

的构造而惊叹不已。先民居然能寻觅到如此雅静、幽美的生存环境，不说审美情趣，至少心灵纯朴如山水，无疑是现实版的桃花源了。

中午时分，正好赶上吃饭时间，特色小吃很多，但排队最多的是山西羊肉汤摊位，30元一碗，外加一只饅头饼，吃了酣畅淋漓，人人说好。人说山西好风光，羊肉美味最灵光。

云丘山的柿子惹人喜爱，人们常说：“柿子柿子，事事如意”。云丘山的山壑挂满了红红的柿子，寓意炎黄子孙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，也寄托晋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我看到成片的柿子林，无人采摘，果实留在枝头，任由风吹雨淋，鸟雀啄食，也许那是留给鸟儿的吧。我体味到那红红的柿子里蕴含着农人的善良和他们对生命的敬畏。

举目欣赏柿林群，柿子红于二月花。我仅买了少许柿子尝尝，自然想到的是勤劳善良、淳朴厚道的山西山民、果农，还想起了这里的民风、民俗，那云丘山上的柿子红，在我眼里，正与熠熠的中国红相互映衬。



演出前

插图 胡文伟